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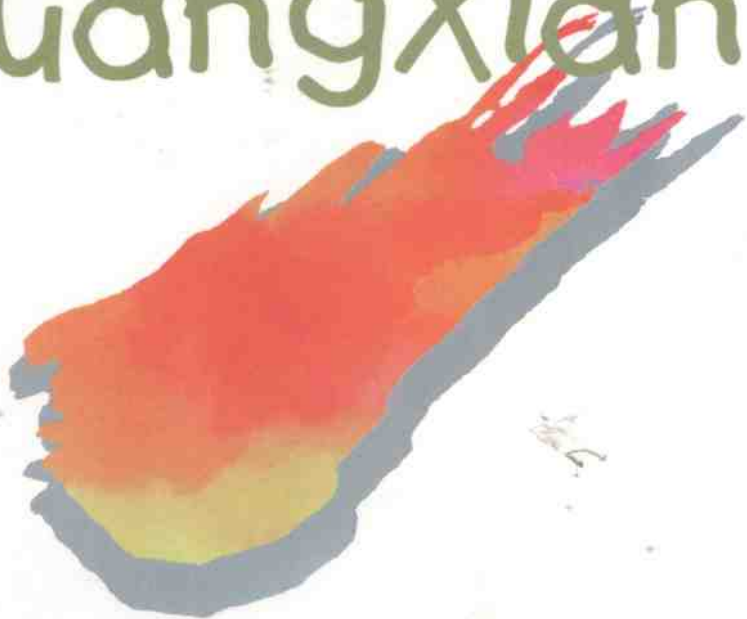
浙江实力女诗人四人选集

光

线

Guangxian

汪怡冰
千叶
池凌云
荣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汪怡冰 千 叶 池凌云 荣 荣

光 线

浙江实力女诗人四人选集

编选 荣 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晓铮

封面设计：蔡肖穆

光 线

浙江实力女诗人四人选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环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3 字数 200 千

印数 1—2000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8-1457-2/I·103 定价：20.00 元



汪怡冰(前左) 千叶(前右) 池凌云(后左) 荣荣(后右)

序

——读四人诗心得

邹静之

奈丽·萨克斯(1891~1970 瑞典女诗人,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1958年给一位叫玛吉特·阿伯纽斯的信中,先是这样说“最亲爱的玛吉特·阿伯纽斯:玛丽在草地/在草地玛丽/花和草/长得比她高……。小时候母亲就哼着这支小曲哄我入睡……。”这封信,我来来回回地读过几遍,我认为其中有重要的东西,先不说信,就是开篇的这段童谣和这样写信的方式,我也很喜欢。第一次读到这段童谣,和最近读到了这段童谣时,我都曾经想起过荣荣的诗。其实荣荣的诗和这四行童谣并没有太多联系,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认为是荣荣的诗歌中有那种简朴的对诗意的重新发现吧。

荣荣的诗对还原生活的信心极为充沛,尤其是近几年的诗。她的诗一直在写很贴近的事物,从最早写“货场”的那首爱情诗,到前些年写“流行歌曲”的那类作品和我最近读到的《一个疯女人突然爱上一个死者》、《一天》这样的诗,都能觉出她对诗意开掘的杰出能力。还原生活、开掘诗意我以为是检验当代诗人能力的一大课题,否则诗歌的陈旧不能靠写的方法来改变。给一轮明月以诗意是顺理成章或陈旧的,但给一辆自行车或一件衬衣以诗意是难的。荣荣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新鲜的贡献,《像我的亲人》这首诗我很喜欢,当你不是在重复别人发现的诗意,而是处理着自己身边的生活,并可以诗使其还原的话,这样的一位诗人一定是成熟的自由的,具有真实能力的。

荣荣的语言非常机敏、快捷，她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那种闪烁乐音。

我对汪怡冰诗的了解不完整，尤其是读过《光的荣誉》之后，这种感觉更突出。在90年代初吧，我读到过她的很多诗。那时给我的感觉与这次《光的荣誉》的感觉极为不同。《光的荣誉》像是打开喉咙，中气很盛的咏叹，除了自信所带来的自由之外，我还读到了一种灿烂。这是一组我觉得几近奇妙的组合，具体的事物与飞扬的歌咏结合的很完美。

我还是引用前边提到的萨克斯那封信中的一段话吧，这段话也是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我刚刚收到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寄来的杂志《当前》，里面有一篇文章写到了点子上，它认为我的抒情诗不是源自当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派，不是源自知识分子试验性的努力，而是源自诗的热情。我细细想来，是这么回事。脉搏和呼吸创造了诗。”《光的荣誉》是心力，是丰沛的情感呼吸。

汪怡冰的语言华丽，有强盛的歌咏音调，这确实非常难得。

千叶的《尘埃与雨滴》凝神。她失神般的呓语样的谨慎，使人深入。千叶的诗最为可贵的是她的控制，她的神思虽然正娓娓道来，但总觉得其中充满了拒绝。这让我想起帕斯的一句话“诗人倾心于沉默，但她又必须借助语言。”这话很像古人说的“欲说还休”，千叶的诗中，我更多读到的是宁静和孤寂。

她的语言，平静而不露痕迹，有着控制得很好的声音，专注。

池凌云的诗给我最大的感受是直接和灵动。她快捷的心像一支飞动的箭簇，带动起来的景致使人鼓荡。池凌云身上有驱动诗歌速度的激情，她们不表面。她的爱情诗，比如《一块石头叫我的名字》写得新鲜且有新意。读她的诗我会想起瓦雷里的一段话“有人对我说，抒情风格就是热情，伟大的抒情诗人的诗就是一气呵成的，其速度犹如谰妄者说话，灵感之风刮得很快很猛……我回答说，说得很对。”池凌云的诗能看到“很快很猛”的激情。

以上提到的这四位诗人她们都生活和居住在浙江省。但诗人是不分地域的,她们是诗人,只是因为她们相熟相知才一起出版了这部诗集。我想她们又都是四位女性,但我从来不愿把诗人以性别来分,从来没有男诗人这样的称谓,干吗要多出一个“女诗人”来限制呢?诗人就是诗人,没有地域,不必分性别。

我想再引用萨克斯哪封信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亲爱的玛吉特·阿伯纽斯,我从来就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诗人。”

以上对四位诗人的说三道四,只可看作是我读了她们诗之后的心得,好在她们有自己所认可的那种道理吧。

1999年9月 北京

目 录

汪怡冰的诗

光的荣誉(组诗)	(1)
意义的玫瑰	(17)
秋天的女人	(18)
羽毛	(19)
时间由浓变淡了	(20)
我是否确定了你	(21)
空隙	(22)
寂静的光阴	(24)
宝石	(25)
阳光下的老人	(26)
在夜气中消失的	(27)
六月的幼兽在半空中打着呼噜	(28)
午休	(28)
转换	(29)
夜语	(30)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	(31)
有裂痕的镜子	(32)
飞翔	(33)
由远而近	(34)
五月	(35)
岩石	(38)

自动扶梯	(39)
从前的我	(41)
惊鸟	(42)
月亮, 晚安	(43)
开败	(45)
星星	(45)
无处不在	(46)
边缘	(48)
本能	(49)
病侣	(50)
挚爱的人	(59)

千 叶的诗

尘埃与雨滴(组诗)	(71)
白光	(98)
“灯泡炸裂……”	(100)
“刀剪与镊子……”	(101)
诸神	(102)
写作之夜	(103)
“几乎就要听到……”	(104)
“城市意味着……”	(105)
“从鸭子的叫声……”	(106)
“从纷繁的习性中……”	(107)
“多少辛劳, 多少荣耀……”	(108)
梨树的激情	(108)
日子	(109)
“形成于闲暇时日的一个意志……”	(111)
“自由自在快活的汉子……”	(112)

“某个时辰如一条丝线……”	(113)
“当然你可以去任何地方……”	(114)
梦见两栖类动物的第二天	(115)
“卵石般发干、发白……”	(116)
“针尖般细小的翅膀……”	(117)
“母亲来讨一剂良药……”	(118)
“仔细想想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119)
拜访一棵树	(120)
雨夜忽忆前人咏梦及马嚼草之诗	(121)
赴宴	(122)
聚会	(123)
窗外	(124)
青苔	(125)
黑甜之诗	(126)

池凌云的诗

一百棵乔木的树林	(133)
飞奔的雪花	(133)
越飞越高的鸟	(134)
虹深处	(135)
一个女人走进黑暗	(136)
划过漆黑天幕的流星	(137)
走进低洼的光	(138)
秋风掠过山梁	(138)
春天的第二十九个夜晚	(139)
尚未开始的一天	(140)
“一条大河淌过开满鲜花的草地……”	(141)
硬座列车	(142)

鱼鹰	(143)
黑色楼道第五层	(144)
琴	(145)
雨	(146)
栖水而居的姐妹	(147)
去年的湖	(150)
河对岸的一棵树	(151)
斜塔	(152)
独白	(153)
白蝴蝶	(154)
茶 以及低低的音乐	(155)
无雨的天空	(156)
初雪	(158)
赶在一场雪离去之前	(159)
松台广场	(160)
镜子	(161)
夜凉如水的某个角落	(162)
花朵	(163)
化石	(164)
一种语言方式	(165)
扑火的蛾	(166)
秘密的呈现	(168)
三月的舞曲	(169)
鸟语	(170)
流动的火	(171)
没有去看那片海	(172)
春天的界线	(173)
青铜的脸	(174)

透过梦的空隙	(175)
一块石头叫我的名字	(176)
白色河流	(177)
烛之舞	(179)
午夜的太阳	(180)
闰月	(181)
一秒钟归去来	(182)
山色	(183)
飞	(184)
“如果不是现在……”	(185)
莲	(186)
空无一人的道路	(187)

荣 荣的诗

像我的亲人	(189)
水里的阳光	(190)
祖母	(191)
一天	(192)
一个疯女人突然爱上一个死者	(193)
想起	(194)
脏东西	(196)
愤怒者	(197)
庭院里的鸡	(198)
回应的秋天	(199)
九只鸽子	(200)
静夜	(202)
怀念	(203)
爱还是不	(204)

暗红的波浪	(205)
为什么醒	(206)
精神错乱的椅子	(207)
分裂	(208)
桔黄色的钟楼尖顶	(209)
一枝玫瑰沉静地燃烧	(210)
面对一束鲜花	(211)
露天堆场	(212)
音乐	(213)
蜀道	(214)
“嘘……”	(215)
屋子里关满了黑	(216)
黎明是一下子到来的	(217)
听大师谈诗	(218)
窗前掠过的风	(218)
来临	(219)
九点钟的声音	(220)
同谋	(220)
退却	(221)
内心的荒原	(222)
夜晚	(222)
桂花	(224)
一个人的死亡	(225)
保持你的触觉	(226)
其实我对你一无所求	(227)
避免	(228)
向晚	(229)
那光	(230)

寂寞槐花	(231)
放大镜	(232)
藏在声音里的你	(233)
十二月的雪	(234)
穿过	(235)
钥匙	(237)
孕育	(238)
拒绝	(239)
描述一件物体	(240)
黎明	(242)
被动	(243)
日常	(244)
逝去	(245)
循环	(247)
想象的春天	(248)
“最高意义的欢乐……”	(249)
漂亮的水果	(250)
排列	(252)

光的荣誉(组诗)

献给我的母系社会

沉默的安慰

——献给外婆

光线是共同生活的象征
或者说,就是生活给予的安慰
我们何时诉说,何时沉默?
树叶合拢,在盛夏的午时
它沉浸在自己的规律中
光聚合在一起
神圣的事物就胜利了
——我们可是那燃烧的尾巴上的青烟
我询问,但她不回答

她的姐妹曾是帝王的宠妃
如今却像孤寂的小岛
躺在海峡深处
枯萎的妆盒,战争的泡沫

繁荣都市的狐皮大衣
最终被乡村的白蚁蛀空
通过对生命的遗忘
她将活着的荣誉保持到了老年

于是，在这疲惫的、乌有的镜子前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
“这一生我什么也不缺乏
……生育了三个女儿，
抚养了五个外甥女……
如果没有高血压，我真想吃个鸡蛋。”

就这样，一块砖头垫在她的脑后
一根灯芯草在脚跟被点亮
她的下巴，又光滑，又冰冷
“别碰倒那盏灯”——我的手指
正在梳妆桌厚厚的灰尘上划出一条
分界线，他们说：“你是旁观者”。

如今我思考，根据自己学来的方式
有时便触及到她的灵魂
整整相隔六十年。
拿走的不过是一撮泥土，但获得的
却是情感中心碎的事物
当我跨进她的门槛
站在这里，黄昏的光线
穿透了梳妆桌上巨大的裂缝

宅地、儿女、村庄，她的经验
她无言安息者的雕像
沐浴在光中。她是否已重新开始？
每年除夕之夜，我们祭祀，跪拜
全身心地隐入看不见的世界
她已完全成为思考的产物，我们的
姐妹。而曾经
她是我们血液的源头

我看见神秘涌出的河流
正在夏夜的天空寻找方向
光低伏、分散，静静地行走
并在持续的诱惑中保持着镇静：

对于光的沉默，言语又有什么用？！

老 屋

——献给大姨妈

整年整月，老屋在东浦镇的小河边
神秘地腐烂
白蚁王的孙女们出发寻找新的爱情
墙脚边，石榴树踏出了疆域
为此，它将遭到砍伐的命运

从一支烟中汲取另一支烟的火
传递。永久地保持。